那一刻，我们的名字叫中国

——庆祝澳门回归十周年

乌兰

那一刻，那一让世界屏住呼吸期待的时刻
我感到红色的海风已经落满澳门的任何角落
那一刻，北京的心与澳门半岛、凼仔岛、路环岛的心
紧紧相连，连接成一幅迷人的世纪画面
定格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季
然后，以更加勃发的英姿
去映照二十一世纪的春天
那一刻，我们的名字叫中国

那一刻，那一让世界屏住呼吸期待的时刻
我亲眼目睹了五星红旗在澳门冉冉升起
此刻，站在大炮台的最高处，极目四望
澳门的天空今日格外晴朗
即使不用望远镜
你也能看到从东望洋山到西望洋山的大街小巷
成千上万的市民手中摇动着五星红旗和莲花区旗一脸幸福的模样
那一刻，我们的名字叫中国

那一刻，那一让世界屏住呼吸期待的时刻
我听到了一位在国外漂泊多年的歌唱家
她和中央政府派出庆祝回归的歌唱家们一起
在澳门文化中心的舞台上纵情歌唱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那一刻，我看到了歌唱家的泪光
已经和观众的泪光弥漫着整个剧场
人群中，当然还有那个演唱《七子之歌》的小姑娘
那一刻，我们的名字叫中国

那一刻，那一让世界屏住呼吸期待的时刻
我看到了商场里的售货员、宾馆的服务员、
饭馆里的伙计、出租司机以及路边休憩的市民
他们的脸上全部洋溢着笑容
那笑容连路边的花草都被感染着纷纷绽放
此时，我想到了北京春节过年的景象
是的，澳门的今天不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特殊节日吗
这一刻，我们怎能不把酒，我们怎能不欢歌
那一刻，我们的名字叫中国

那一刻，那一让世界屏住呼吸期待的时刻
我感到红色的海风已经落满澳门的任何角落
那一刻，北京的心与澳门半岛、凼仔岛、路环岛的心
紧紧相连，连接成一幅迷人的世纪画面
定格在二十世纪色最后一个冬季
然后，以更加勃发的英姿
去映照二十一世纪的春天
那一刻，我们的名字叫中国



唐德刚杂忆

张香华(台湾)

猝然接到德刚先生辞世的电话，虽然并不意外，但手持听筒的我仍然沉默了半晌。因为德刚先生和柏杨同年，都属猴，去年柏杨过世，而德刚先生也频传中风，所以我心里多少都有准备。

1981年的秋天，我正浸淫在阅读一本文情并茂的书——《胡适杂忆》里，有个下午，柏杨进门拉大了嗓门说：晚上有饭局，有唐德刚先生。我一听喜出望外，那不就是我正心仪的《胡》书的作者吗。傍晚兴冲冲地出门赴宴，果然满载而归，那是我们第一次晤面。不久之后，我写了一篇小文《八仙过海谈新诗》登在副刊上。记得当时我的执笔受到德刚先生波涛汹涌的思潮鼓舞，心情十分活泼，他旁征博引、厚实而又风趣的言谈，精辟入里谈新诗的论点，至今都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晚，我拿出了正在阅读的《胡适杂忆》请德刚先生落款，心中何尝不曾兴起一种因仰慕而希望博得他注意自己的念头！

第二件和德刚先生交往过程中，又有一桩和诗相关的事。其实这关系一个“人”——诗人。那年柏杨正忙着伏案翻译《通鉴》，我就充当我们家的礼宾司司长，每逢贵客驾临，都由我一个人招待，柏杨窝在书房里赶稿。我常常安排三五好友围着贵宾欢聚，德刚先生一向温暖热情，对年轻晚辈不但没有身段，只是一派天真的体贴，这场晚餐中，他忽然问起台湾诗坛是否有位安徽老乡，我马上想起确实有那么一位。他突然兴高采烈地说：把他约出来我们见面聊聊。半碗饭时间，安徽诗人出现了，加入饭局，相见之后，诗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写过书吗？写什么书？一时我这个东道主，真是又急又窘，不知所对。这个晚上，德刚先生仍然谈兴很高，从胡适在美的生活琐事谈到张学良恢复自由身之后的纽约行。听到德刚先生行云流水又闲话家常式的谈吐，不难领会到他写李宗仁和胡适口述历史功力的深厚。

安徽诗人的疑问自然没有人有兴趣去答复。至于《八仙》小文发表后，则有一位诗坛泰斗型的诗人写过一篇文章，对德刚先生谈诗的意见，语意严厉地响应。我只有深深警惕自己以后要把这些神经脆弱的诗人朋友和博学鸿儒的学问家拉开一段距离才好。

他最后一次在我家用膳，餐毕之后一个人坐在窗前，我发现他默然无声，原来他低下头来，在藤椅上睡着了。回忆1981年《八仙过海》的餐叙，结束之后他还邀我们继续谈、去吃宵夜，而此时他却低头默睡，我第一次发现他苍老了。

如今，德刚先生去了，我不能再和他谈现代画、古根汉的画廊，当然，更不用和他谈诗和诗人了。

文化随笔

天台行

林冠夫

浙江的天台山，与普陀、峨眉、五台，还有九华，并称为佛教名山。而诸山之中，天台又有其特殊地位。此山的国清讲寺为陈隋间首开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即智顗)所创建，此寺因而成为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宗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各大宗派中居极为尊崇的位置，天台的国清讲寺由是成为虔诚崇尚佛法者心中至高无上的圣地。

天台山国清寺，我心向往之亦已多年，尝发宏愿，希望有朝一日前往朝拜瞻仰。奈俗扰纷繁，复值衰年受困于采薪之疾，朝寺之愿久未赋遂，盖虔敬不称，有愧于佛门，自譬自解，诚亦好事多磨也。

戊子晚秋，时余已年逾古稀矣，终于有幸一履天台。前此，亦属挚友亦是学生的明瓒居士张永强兄知我有此夙愿，屡屡愿逭及陪同通往。近年来每与明瓒相见，几无一次不称说天台，兼及寺中的几位大德。以是，得明瓒兄及其他友人多方关护，复有挚友梦初兄亲自安排，方有此次天台之行。此行非为狎游山水，实怀虔敬之心，以瞻仰古刹、朝拜天台祖庭之夙愿得遂焉。

山中数日，有幸拜谒国清寺住持可明大和尚。大和尚法体违和，不便多所打扰，谒罢即兴辞而出。尤幸者，大和尚赠我以“光寿无量”四字横幅，墨宝至贵，当慎重保存，以贻后人。

数日间至为难得者，是得允观师接待。师曾就学于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修行有自，法理俱精。短短数日朝夕相处，聆听师之佛法启悟，恭读师所藏佛学经论，沐受佛门雨露，澄涤俗虑，胸襟为之豁然洞开，度过一段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清净宁和时日，诚生平之幸事，亦殊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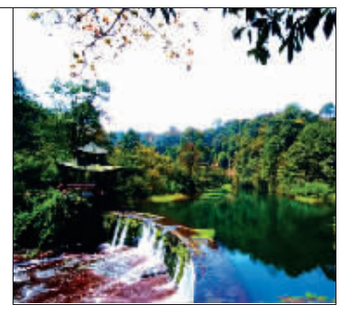
其间，允观师还导我同游石梁，访方广寺定隆师。石梁为天台胜景，清流潺缓，一巨石跨涧而过，引人玄想。定隆师为方广寺首座，尤精茶艺，拜谒时承赐午斋，虽匆匆一面，而至为难忘，深感他无纤毫尘虑，一派清净澄明，与允观师略同。

山中无历日，竟至忘却尘间岁月。拜谒几位大德，归心宁静，是亦一重因缘也。遂成小诗数章，以写朝拜天台祖庭之感受，遥寄允观师，并恭求法教。诗三章，题为《天台书怀》，肤浅平庸，初未敢自信，然述事言怀，亦其时心态之实录也。诗曰：

一番花雨涤凡尘，颇感世间苦厄因。
堪笑名场征利客，哓哓蜗角论亏盈。

人间那见千江月，徒执卮言事谬归。
草木枯荣浑易事，何劳逆岁数芳菲。

无端思绪正萦牵，岑寂寒斋年复年。
遥望南天难一语，蓬莱弱水路三千。



附：悼怀苏仲翔先生

苏仲翔先生，余素所敬仰之乡前辈学者、诗人也。五七年丁酉之岁，因尽人皆知之变故，罹劫见放关外，嗣后一生曲折坎坷，殊难细述。先生于佛学亦修研有素，余拜瞻浙中天台国清寺，寺中大德允观师道及先生昔年手写之《隋梅写生题偈》。先生弃尘有年，而手泽犹存，不意于国清寺见之，异哉缘也。因追思当年，蒙先生不弃，清茗对饮，促膝长谈，忽忽二十余年矣。先生原诗亦见于《国清寺志》，序终奏雅，以“赊、斜、花”为韵，感而追和小诗以附骥，贻续貂之笑在所不计也。和曰：

隋梅萎后复重赊，自返生机映月斜。
邪处风霜难抑正，终荣一树寂中花。

山水之间

回家过年

夏颖奇

大年三十的早上，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运行，从北京开往东北草原城市的列车已经进入了千里冰封的世界。卧铺车厢里回家过年的人们，纷纷起床洗漱。列车载着充满年货的气氛，播放着过节的音乐，向东北方向疾驶。

我与妻粗服乱头，随便蜷缩在卧铺里，要一份盒饭，拿出煮鸡蛋和榨菜，权当早饭，期盼着到家看望高堂父母。东北的故乡，夏日绿草茵茵，入冬则白雪皑皑，看着满车的家乡父老，乡音乡情十分亲切。

对座的一家老小前后买了5个铺位，带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占据了行李架上很多空间，看起来十分殷实。两位老人带着孩子，少妇则认真装扮自己，穿金戴银，珠光宝气，一副衣锦还乡的架势。孩子在车内跑闹，大人跟在后面吆喝，包里掏出各种小吃摆了一桌，过往叫卖的小车只要过来，不问价钱就抓出一堆，胡乱吃上几口便顺手扔掉。听那少妇的口气，可能是在北京嫁了个大款，众人不在眼里，花钱更不在话下。

昨夜上车的3个年轻人，背着一位老汉在隔座的铺位安歇，一夜没睡。早上起来更是特别安静，面色凝重，焦虑万分，似乎老人在病中。有时希望少妇的孩子不要跑过去吵闹，还引起一点口角。

车厢内异常拥挤，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快就要到家了，陌生的人们也感到十分亲热，谈谈家乡谈谈北京，发短信、打扑克的，兴致很高。

我与妻偶尔与对座的老人攀谈几句，知道他们离开家乡多年，颇具姿色的女儿嫁给在京的山西大款，有房有车，腰缠万贯。赶回东北，是给小儿子办婚事，既是家族大喜，又可炫耀邻里。言谈中，极其富裕的心态和对亲家的不屑流露脸上。问及我们，只说是工薪层，在京工作，春节回家看望父母。少妇则不时打量我妻，见她端详着一本英文画报，剥着花生瓜子，不禁诧异。少妇的电话不时响起，询问在京的夫婿，钱到账了没有，张总李总怎么怎么，极尽张扬。

车至中午，我的手机也不时响起短信声。更有漫游电话打过来，是海外联络处的几位主任分别问好拜年，说“Happy new year”。我告诉他们在回东北的列车上，并简单问问华盛顿的中国年怎么过，多伦多下雪没有，伦敦的唐人街热闹不，日本人过不过春节。为省话费，匆匆说完就挂断。我的留美同学在波音公司高就，给我拜年说正在去机场，一家三口要去夏威夷度假。我说夏威夷和海南没什么区别，何必去那么远？他又问我，美国的L公司有意请你去做驻华公司的掌门人，年薪一百万。我说是美元吗？他说哪能是美元呢，是人民币，但是你可以要一百五十万肯定没问题，他与猎头都说好了。我说人各有志，咱们各事其主，节后北京再见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邻座少妇满脸狐疑，趴在母亲耳旁，只评论了一句话“他是装的”。大家相安无事打发时光。

去打开水的路上，我发现隔座的老汉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用大衣从头到脚蒙了个严实，3个年轻人掩面低泣，一言不发。这时列车长带着乘警和列车员纷纷过来询问，说些安抚的话。我突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从列车员那里了解到，老人是患癌症进京看病，年底前坚持让儿女护送回家，竟然在与故乡隔山相望的列车里，撒手人寰，魂归故里。

看着窗外，白雪覆盖着东北大地，篱笆墙、土坯房，张灯结彩，鞭炮声声。千家万户，炊烟袅袅，都在忙活着年夜饭。下午4点，列车徐徐进站。列车员将一侧的车门封锁，只允许3个年轻人将父亲用毛毯包裹好抬下车厢，车下已经聚了一群亲友，哭声阵阵。我们则与邻座的少妇一家从另一侧的车门大包小包地缓缓下车，听得少妇口中直叫晦气。

归去来兮，我们终于都回家了。盼望父母的回家了，炫耀乡里的回家了，忙碌一生的老汉也回家了。在这飘飘扬扬的大雪中，混混沌沌的世界里，人们怀着不同的心绪赶着回家过年。



心香一瓣



宝鼎瀑布(国画) 林之源 作

你为什么不高兴

大鸟

你住着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大房子，你在炎炎夏日沐在冰凉的空调里安睡，你坐在柔软舒适的真皮沙发里翻看报纸，你站在高楼里遥看窗外繁华的风景，你躲在窗明几净的餐馆呷着昂贵的咖啡……但是，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走在大街上，汗在额头上开花，脚步匆忙，城市的喧闹压不住内心的坚定。在生计奔波的途上，我脚步坚实，铿锵有力。我在给你家的孩子做家教。

多少次一抬头我看见你的脸，它像一方总也晴不了的天，愁云密布。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不高兴，是夫妻关系冷漠，孩子缺乏沟通，对事业不满，或是羡慕别人的成功……所有我揣测的仿佛都不是你的现实。因为我知道你们夫妇相敬如宾，你家那鬼头孩子也听话懂事，论事业你在银行上班，论成功你们属于这个城市的中层，离成功并不远。可是你不快乐，我知道，你的脸上从来没有绽放过笑容，笑容缺失的脸上皱纹密布，我在这些皱纹里看见你的虚弱。就像这个城市上空的阳光，乍看是光芒万丈，定神看时却总见几许阴影。

你还年轻，刚刚四十多一点，但是，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不该看到的疲倦。我无法知道你的心事，就像你无法知道我的难处一样。在我给孩子讲课的时候，你总是安坐在沙发里看报纸。你的手指枯瘦，你轻声地翻动报纸，什么东西在空调过滤的房间里独自沉默着，我想那是孤独。因为我在你凝神的一瞬间看到了一个中年人的侧影，那影子给我无尽的遐思。我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睡不着，现实的逼仄常让我与自己的灵魂深夜对视，就如此刻的你，与自己对视。报纸被你拿在手里，就像生活里的道具，其实可有可无。

我多想跑过去跟你聊聊天啊，因为我觉得有着满肚子生活隐痛的人同样需要分享，分享心事，分享灵魂，分享艰难。但是课很快讲完了，你跑过来从黑色的皮包里拿出100元钱递给我，我们在客气之后再无下文。100元对你来说不多，对我来说也不多。你并不缺它，我缺，我看见你大方地挥手，我小心翼翼地伸手，我们彼此在一张纸币前沉默良久，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我想说些什么，但是看到你紧闭的嘴唇和阴云密布的脸庞，我选择了沉默。此刻，我相信，沉默是最好的对白。

推开门，车流汹涌，热浪瞬间拥抱了我。踏上柏油马路，我知道我的生活依然在路上。我对着天空独自微笑，忽然想起余华《活着》里福贵说过的一句话：“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我在一瞬间看见傍晚的阳光斜照在天桥郁郁葱葱的绿叶上，它们正在繁乱的城市里低眉浅唱，风从那里一掠而过。车来车往。

我想我是高兴的，可问题是，你为什么不高兴？

真的，你为什么不高兴？

直抒胸臆

生活这杯酒

何 佳



我的老家在重庆万州区燕山乡，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我爷爷家和外公家就隔着一条小河沟，站在两岸能相互喊话。父亲和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五兄妹，就数父亲读的书多，父亲读的书可以说是车载船装。年轻时的父亲儒雅俊秀，风度翩翩，与其他粗野的庄稼汉不一样。年轻时的母亲个子高挑，喜欢梳长辫子，一双眼睛又大又明亮，外婆本来已经将母亲许配了另一户人家，但母亲坚决反对，最终嫁给了父亲。

在文化稀缺的年代，父亲有几次吃皇粮的机会都阴差阳错地错过了。满腹诗书的父亲最后还是做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百无一用是书生”，在靠劳力吃饭的农村，父亲成了村里最没有用的人。我有四兄妹，一大家人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身上，母亲的背过早地驼了。

父亲人生不得志，渐渐地以酒浇愁。母亲常常数落父亲的一句话就是：“你枉读一肚子狗书。”父亲只有喝了酒才敢顶撞母亲，没有喝酒时，母亲吵翻了天，父亲低眉顺眼是不敢还一句嘴的。老家的后面有几座大山，山上有很多树木，社员们没有别的生财之路，晚上都偷偷到山上偷树卖。父亲是绝对不会去干这事的，一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二是没有那个力气。但无论家里多么困难，父亲总能想到办法买酒喝。悄悄卖粮卖鸡蛋，母亲发现了，自然又要吵，有时母亲气得直哭，却也拿父亲没有办法。父亲每天都要喝酒，酒就是父亲的命。在家里喝，在外面也喝。逢年过节或是生产队谁家有红白喜事，总少不了我父亲。父亲写对联、写礼单、写符纸，只有这时父亲才找回一点文人的自尊。

后来我外出开笔会，每到一地都会千里迢迢给父亲买当地的名酒。自己也喝过一些好酒，茅台酒没少喝。但真正自己家里有一瓶茅台酒，则是2003年的事。

2003年我在北京，一位著名诗人送我一瓶茅台酒，春节回家时我把酒带回了家。母亲怕父亲偷喝，把酒藏了起来，说有重要客人来了喝。过节后我又准备到北京，走时想起酒的事，叫母亲拿出来给父亲喝了。母亲没好气地说：“他有马尿喝就行了。”母亲说的马尿是指父亲平时喝的一般白酒。虽说父母如今衣食无忧，不再为生计发愁，但母亲对父亲喝酒一直很反感。

回北京还不到一个月，我打电话回家，得知父亲病了。过不了几天，大兄弟打电话来，说父亲病情严重，已经接回老家了。我匆忙赶回万州城的家，什么也没有带，带了那瓶茅台酒回乡下老家。此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看到我很高兴。我举着茅台酒，说：“爸爸，我给您带好酒回来了。”

父亲把嘴张了张，我倒出一点酒用小勺子送到父亲唇边，父亲喝了，很陶醉的样子。忽然有大滴的泪从父亲的眼中滴落。我说：“爸爸，你快好起来，这瓶喝了我再买，生产队的人就只有您有福气，别人都没有喝过茅台酒呢。”

父亲带泪笑了。第二天下午，父亲离开了我们。父亲临终前不愿见母亲最后一面。死后母亲才回乡下，母亲曾说不会为父亲流一滴眼泪，但母亲还是在父亲灵前哭了。剩下的茅台酒，没有拿来招待任何亲戚，家里人也没有喝过一滴。父亲走后，每次家里有好吃的，母亲都会倒上一小杯，对着空中叫道：“老头子，喝酒了。”然后摆上一双碗筷。再过一会儿母亲就把酒慢慢倒在地上，请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享用。一辈子反对父亲喝酒的母亲，终于允许父亲喝酒了，而且是喝茅台酒。

每当这时，我总是想，母亲是在用这种方式，向父亲忏悔么？也许是，也许不是，做子女的，不能妄加评论他们谁对谁错。因为生活这副担子太沉重了，它会改变很多原本美好的东西。

朝花夕拾